

MG
I216.2
207

三 通 小 叢 書

丁 玲 等 著

不 算 情 書

三 通 書 局 印 行



3 2167 7620 7

目次

目

「不算情書」……………一

鄉下人……………一五

我的失敗……………七一

楊媽的日記……………八〇

黃昏……………八八

次

目

「不算情書」

丁玲

我這兩天都心不離開你，都想着你。我以為你今天會來，又以為會接到你的信，但是到現在五點半鐘了，這證明了我的失望。

不 算 情 書

我近來的確是換了一個人，這個我應該告訴你，我還是喜歡什麼都告訴你，把你當一個我最靠得住的朋友，你自然高興我這樣，我知道你「永遠」不會離棄我的，因為我們是太好，我們的相互的理解和默契，是超過了我們的說話，超過了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地位，其實我不告訴你，你也知道，你已經感覺到，你當然高興我能變，能夠變得好一點，不過也許你覺得我是在對你冷淡了，你或者會有點不是你願意承認的些微的難過。就是這個使得你不敢在我面

前任意說話，使你常常想從我這裏逃掉。你是希望能同我痛痛快快談一次天的，我也希望我們把什麼都說出，你當然是更願意聽我的意見的，所以我無妨在這裏多說一點我自己，和你。但是我希望得聽你詳細的回答。

好些人都說我，我知道有許多人背地裏把我作談話的資料的時候是這樣批評，他們不會有好的批評的，他們一定總以為丁玲是一個浪漫（這完全是罵人的意思）的人，是以為好用感情（與熱情不同）的人，是一個把男女關係看做有趣和隨便（是撒瀾污意思）的人；然而我自己知道，從我的心上，在過去的歷史中，我真真的只追過一個男人，只有這個男人燃燒過我的心，使我起過一些狂熾的（注意：並不是那末機械的可怕的說法）欲念，我會把許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這裏過，我也把極小的極平凡的俗念放在這裏過，我痛苦了好幾

年，我總是壓制我。我用夢幻做過安慰，夢幻也使我的血沸騰，使我只想跳，只想搥打什麼，我不扯謊，我應該告訴你，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可憐我在過去幾年中，我是多麼只想告訴你而不能，）這個男人是你，是叫着「××」的男人。也許你不會十分相信我這些話，覺得說過了火，不過我可以向你再加解釋：易加說我的那句話有一部分理由，別人愛我，我不會怎樣的，蓬子說我冷酷，也是對的。我真的從不尊視別人的感情，所以我們過去的許多事我們不必說牠，我們只說我和也頻的關係。我不否認，我是愛他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作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的就玩在一起了。我們什麼也不怕，也不想，我們日裏牽着手一塊玩，夜裏抱着一塊睡，我們常常在笑裏，我們另外有一個天地。我們不想到

一切俗事，我們真像是神話中的孩子們過了一陣。到後來，大半年過去了，我們才慢慢地落到實際上來，才看出我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被一般人認為夫妻關係的，當然我們好笑這些，不過我們却更相愛了，一直到後來看到你，使我不能離開他的，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一直到後來，使我同你斷絕，寧肯讓我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祕密在心頭，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和也頻逐漸對於我的熱愛——可怕的男性的熱愛，總之，後來不必多說牠，雖說我自己也是一天一天對他好起來，總之，我和他相愛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然而對於你，真真是追求，真有過寧肯失去一切而只要聽到你一句話，就是說「我愛你！」你不難想着我的過去，我會有過的瘋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

失去一個時間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機會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我想過，我想過（我到現在才不願騙自己說出老實話）同你到上海去，我想過同你到日本去，我做過那樣的幻想。假使不是也頻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的一付性格，像也頻那樣的人，你能夠更鼓動我一點，說不定我也許走了。你爲什麼在那時不更愛我一點，爲什麼不想獲得我？你走了，我們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爲一種幻想，我感到我不能離開也頻，我感到你沒有勇氣，不過我對你一點也沒有變，一直到你離開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種態度，一種願意屬於你的態度，一種把你看得最願信託的人看，我對你幾多坦白，幾多順從，我後來沒有對人那樣過，你又走了，我沒有因爲隔離便冷淡下我對你的情感，我覺得每天在一早醒來，那些伴着鳥聲來到我心中的

你的影子，是使我幾多覺得幸福的事，每每當我不得不因為也頻而將你的來信燒去時，我心中填滿的也還是滿足，我只要想着這世界上有那末一個人，我愛着他，而他愛着我，雖說不見面，我也覺得是快樂，是有生活的勇氣，是有生下去的必要的。而且我也痛苦過，這裏面不缺少矛盾，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夠，在和也頻的許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個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懷裏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尤其當有着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樹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欄上從葉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遠很遠，一種完全空的境界，那裏只有你的幻影，「唉，怎麼得再來個會晤呢，我要見他，只要一分鐘就夠了。」這種念頭常常抓住我，唉，x x！爲什麼你不來一趟！你是愛我的，你不必賴，你沒有從我這裏跑開過一次，然而你，你沒

有勇氣和熱情，你沒來，沒有在我要你的時候來，你來遲了一點，你來在我願意不見你了的時候。所以只給了你一個不愉快的陳跡。從這時起，我們形式上一天一天的遠了。你難過過，你又願意忘記我，你同另外的女人好了。我呢，我仍舊不變，我對你取着絕對的相信，我還是想你，忍着一切，多少次只想再給你一封信，多少次只想我們再相見，可是忍耐過去了。我總以爲你還是愛我的，我永遠是愛着你，依靠着你，我想着你愛我，不斷的，你一定關心我得益害，我就更高興，更想向上，更感覺得不孤單，更感覺得充實而願意好好做人下去，這些話我同你說過，同昭說過，同乃超也說過，你不十分注意，他們也不理解，可是我是真的這樣生活了幾年，只有蓬子知道我不扯謊，我過去同他說到這上面，講到我的幾年的隱忍在心頭的痛苦，講到你給我的永生的不可

磨滅的難堪。後來我們又遇着了，自然，我們終會碰在一塊兒，我們的確永遠都要在一塊兒的，你沒有理我，每次我們的遇見，你都在我的心上投下了一塊巨石，使我有幾天不安，而且不僅是遇見，每次當也頻出去，預知了他又要見着你時，我彷彿也就不安的又站在你的面前了。我不願擾亂你，我也不願擾亂也頻，我不願因為我是女人，我來用愛情擾亂別人的工作，我還是願意我一人喫苦，所以在這一期間是沒有人可以看到我的心境的。一直到最近的前一些日子，在北四川路看到你，看到你昂然的從我身後大踏步的跑到我的前面去，你不理我，你把我當一個不相識者，你把我當一個不足道者的那樣子，使我的心為你的後影劇烈的跳着，又為你的態度傷心着，我恨你，我常常氣憤的想：「哼，你以為我還在愛你嗎？」但是我永遠不介意你所給我的不尊敬，我最會

原諒你，我只想再在馬路上一次看見你，看你怎麼樣，而且我常在你住的那一帶跑起來。你總是那末不睬我的，實際上，假如我不願離開你們，我又得常常和你見面，這事非常使我不如意，我只好好好的向你做一次解釋，希望你把我當一個男人，不要以爲我還會和你麻煩（就是說愛你，）我們現在純粹是同志，過去的一切不講牠，我們像一般的同志們那樣親熱和自然，不要不理我，使我們不方便。我當然解釋得很好，實際上是須要這樣解釋，而且我也已經習慣了忍耐的，所以結果是很好。然而我始終是愛着你，每次和你談後，我就更快樂，更有着要生的需要，只想怎麼好好做人。每次到恨自己的時候，到覺得一切都無希望的時候，只要你一來，我又覺得那些想像太好笑了，我又要做人，到現在我有這樣的穩定，我的無聊的那些空想頭，幾至完全沒有了，實在

是因爲有你給我的勇氣，××！只有你的對我的希望，和對於我的個人的計劃，一種向正確路上去的計畫，是在我有最大的幫助的。這都是些不可否認的歷史。我說我的最近吧。

三 通 小 叢 書

我已經是比较有理性有克制的人，然而我對你還是有欲望，我還是做夢，夢想到我們的生活怎麼能連繫在一起。想着我們在一張桌上寫文章，在一張椅上讀書，在一塊做事，我們可以隨便談什麼，比同其他的人更不拘束些，更真實些，我們因爲我們的相愛而更有精神起來，更努力起來，我們對人生更不放鬆了。我連最小的地方也想到了，想到你的頭髮一定可以洗乾淨（因爲有好幾次都看到你的頭髒）想到你的脾氣一定可以好起來，而你對同志間的感情也更可以好起來，我覺得你有些地方是難於使人了解的態度，當然我能了解你那

些。而我呢，我一定勤快，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有理性，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做一個最好的人，一點小事都不放鬆，都向着你最喜歡我的那末做去，當然我不是說我是要因為一個男人才肯好好的活，然而事實一定是那樣，因為有了你，我能更好好的做人，我確是可以更好點是無疑的。而且這決不是壞的事，不過，這好像還是些夢想，我覺得不知為什麼我們總不能連繫起來，總不能像一般人平凡的生活下去，這平凡就是你所說的健全。所以我總是常常要對你說，希望你能更愛我一點就好。所以我常常有點難過，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對你說出我新有的夢幻。這是，我最近的過去是這樣的，一直到寫信以前都這樣。

而我現在呢，我稍稍有點變更，因為我看見你那末無主意，我願意……

——我不想苦惱人，我願意我們都平平靜靜的生活，都做事，不再做清淡了。……

這封信本來預備寫得很長的，可是今天在見你之後，心緒又亂了起來，我不能續下去了。有許多話覺得不願說下去了，覺得這信也不必給你，我真是一個不中用的人，希望你能幹，你強，這樣我可以慚愧，可以痛苦，可以一切都不管，可以只知好好做人了。勉勵我，像我所期望於你的那樣，幫助我，因為我的心總是向上的。我這時心亂得很。好，祝你好，我永遠的朋友！

八月十一日（一九三一年）

壓了兩天，終於想還是寄給你的好。這沒有說完的一半話，就是說，我改變了，你既是喜歡的，你就不要以為我對你冷淡而心裏難過，又對我

疎短起來。那是要幾多使我灰心的！幫助我，使我好好的做人。希望你今

天會來。

十三日上午

不 算 情 書

一夜來，人總不能睡好；時時從夢中醒來，醒來也還是像在夢中，充滿了的甜蜜，不知有多少東西在心中涵湧，只想能夠告訴人一些什麼，只想能夠大聲的笑，只想做一點什麼天真，愚蠢的動作，然而又都不願意，只願意永遠停留在沉思中，因為這裏是滿佔據着你的影子，你的聲音和一切形態，還和你的愛，我們的愛情，這只有我們兩人能夠深深體會的好好的，沒有俗氣的愛情！我望着牆，白的，我望着天空，藍的，我望着冥冥中，浮動着塵埃，然而這些東西都因為你，因為我們的愛而變得多麼親切於我了呵！今天是一個好天氣，比昨天還好，像三月裏的天氣一樣。我想到，我只想能夠再挨在你身邊，不倦的

走去，不倦的談話，像我們曾有過的一樣，或者比那個更好，然而，不能夠，你爲事絆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擾你，用大的力將自己壓住在這椅上，想好好的寫一點文章，因爲我想我能好好寫文章，你會更快樂些，可是文章寫不下去，心遠遠飛走了，飛到那些有亮光的白雲上，和你緊緊抱在一起，身子也爲幸福浮着，……

本來我有許多話要講給你聽，要告訴你許多關於我們的話，可是，我又不願寫下去，等着那一天到來，到我可以又長長的趟在你身邊，你抱着我的時候，我們再盡情的說我們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無從消滅的我們的愛情吧。

.....

我要告訴你的而且我要你愛我的！

你的「德娃利斯」一月五日（一九三二年）

鄉下人

艾 著

一

「我的天，我們還算好哪！你總是——誰？」

老毛坐在床邊上，很苦惱，一面亂搔着頭皮，一面聽着病人哽哽噎噎的抱怨，驀地不耐煩了，捏着拳頭向空中一揮，剛咆哮出這麼一句話，突然給兩下粗暴的敲門聲打斷了。他還來不及起身問個明白，門就掀開了；一個駝背的矮小身材，帶着門外黃昏的淡紫光輝，鑽進這昏朦朦的灶披間來。屋裏明亮些了，來人浮腫面孔上的黑斑點，也全看得清楚；隨即來人將那鑲着金色門牙的

右嘴角，病態地往上歪歪一拉，右眼睜了兩眦，爆發出這樣生氣的話來：

「阿二還沒回來嗎？真是——哼」

接着，他把挾在脅下的一本大簿子，往條桌上一擲，桌上一張拜神求來的籤書，嚇得跳了起來，飛到地上去了；一屁股坐在板凳上面，衰老的板凳，立即發出吱吱的叫苦聲響。同時嵌在肉縫裏的兩顆小眼睛，放射出惡毒的光芒，朝屋裏團團地掃射着，像在冷冷地偵查俘虜一樣。

老毛怔住了，低下光光的頭。剛才要向老婆發作的脾氣，好似已給這位老頭子的凶樣兒通通嚇掉；早上阿二吩咐他怎樣應付這位黃昏來客的巧妙術語，也全從記憶的神經線上突地滑脫了。

到底還是女人的記性好些，病人就從床上扎掙起瘦弱的身子，氣喘喘地

說：

「你說吧，……阿二說……工錢還要等幾天……廠裏今天……」

鄉

接着，就是一通咳嗽，亂髮蓬蓬的頭只得落下枕去。

來人痠癢地又把右嘴角往上拉了一拉，右眼霎了二霎，像要說話的光景，

下

但馬上便咽住了；只是忿怒地吐口痰，大聲地睡在地上。隨即生氣地搖着擱在左膝上的腿子；綴着三顆麻子的鼻頭，流着沉重的呼吸；臉硬板板的，如同雕就的石像。

人

老毛獸着，不時尖起手指抓着後頸，偷偷地瞟了一下這位老怪物（他覺得這位矮老頭子是個老怪物）隨又避開了，他怕同那兇狠的眼光碰着；彷彿覺得一碰着了，這位老怪物就會馬上跳起來捏斷他的頸子似的——一若往日收租時

田主人張太爺跳起來捏他的頸子那樣。

病人的嘴上，流出一股憂怨的呻吟，低沉地，怪無氣力。

屋樑上似在滴下一點一點的淒冷，時時把寂寞和悲涼的領域在屋裏廣大開去。向晚該是溫柔的鬆弘的空氣呢，却是緊張的，痙攣的，冷酷的。

灶披間的門外，放佈着田野，荒墳，和遠處沒葉的林子……都悄悄地躺在黃昏的淡紫光靄裏面，好像病來懶得呻吟的樣子；也許是醉了。同時淡紫的光靄又慢慢地褪淡，另外偷偷地染上了昏朦的淺藍的暮色的，是，大地更顯得蒼老消沉了。

田野裏刺骨的春寒，拐着殭冷的腿子，從蒼茫的暮色裏瑟索地跨進灶披間來了。入夜的冷風，在板壁縫裏，嘆息着，悲鳴着。

伸入荒郊的這一長列的矮小街屋——大都市的不必要的尾巴，漸漸沉入夜色濛濛的海裏了，雖也有幾處早從工廠歸來的人家，燃起了臭油的燈火，但由遠處看來，那是稀疏地點綴着的，恰彷彿海上的漁燈。老毛這家灶披間內，做

主人的阿二夫婦雖然還沒有回來，但作客的老毛却儘可做主點燃燈火的。只因老毛恨這老怪物這麼黑這麼晚還不走，便把屢屢打算舉起來尋覓火柴的手，終

竟依矮落在腿邊，仍舊不聲不響地坐着，讓黑暗繼續統治下去。

人 老頭兒見不點燈火，就更生氣，鼻息越發來得沉重了，身子卻老是動也不

動，彷彿今晚收不着賬，就決不回家的光景。躺在床上的病人，見這矮老頭子不走，心上怪難過，好像壓上一塊大石頭。一心只望着表哥表嫂會從工廠裏領得工錢回來，好解了目前這難堪的苦厄，嘴裏便不時替他們喃喃地禱告着「觀

世音菩薩。」這在旁人聽起來，也許要認爲是在替她自己的病禱告着呢。老毛呢，放在腿上的手。時而往腰間溫柔地摸索；因爲纏在腰上的板帶裏，還實挺挺地暗藏着三塊大袁頭。這錢這錢能保留到現在，真要算他那一副好本事！不說天天見面的表兄表嫂不知道，就是他自己的老婆也不曉得。原因是，一提到錢，他總是把雙手向對方一擺，張開手心，訴苦，復又敏捷地收回來，拍拍衣衫上的空袋（他從來不會有一次錯拍在硬挺挺的板帶上。）這般可憐相，誰還不相信呢？表哥表嫂讓他兩口兒白吃白住到兩禮拜，也全沒有半點不高興的臉色，而且還安慰他們，靜靜地住下去，直到兩口兒都找到工作的時候。老毛想着老怪物不走，這一晚準會鬧個天翻地覆的；自己正應該拿出兩塊袁頭，打救表兄表嫂才對。到上海來碰見唯一的恩人，不是表兄表嫂麼？如果表兄表嫂不

接待他兩口兒，不說存下的三塊，就是十塊，怕也早花完了。而且，那末，說不定夫妻倆這時還正在那些凄寒洞黑的巷裏，按着飢餓的肚皮，你扶着我，我攙着你，哀切地叫着「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哩。於是，猛可一下把粗大的手掌伸進腰間去，掏取那硬挺挺的三塊大袁頭，打算突地一下拿出來，朝桌上一攢，站起身來，挺硬胸板，向老着面皮不走的老怪物大聲喝道：「拿去，滾你的蛋」那末表兄表嫂放工回來，聽着了這樣英雄的舉動，不知怎樣地感激讚嘆呢？拿出吧，拿出吧，心頻頻地跳，似在催促。但他一霎時記起了這三大袁頭來得那麼難，那麼慘，淚珠幾乎要滾出眼角了。這錢原是他出賣福兒剩下的一點傷心銀。想起那時候，一莊子人全給大水趕出來，也像波濤似的滾滾四散：有的加入神兵，去吃符唸咒，打家劫舍去了；有的搖着紅旗，喊出飢餓的呼

聲，另找新的生存去了。……在他自己則希望始終走着正路，從這村到那縣，逃荒小半個年頭，拋着三條沒生存把握的性命，度過艱辛的悲苦的日子。到最後，終於逃荒不下去了，才規規矩矩地把哭爹喊娘的福兒，交給那有雙陰淒淒眼睛的老頭子，換得了二十塊袁頭，一路展轉地來到心中意中的天堂——東方的大都市，滿想再憑一雙大手，掙他一副好家業，把大水衝去的平靜生活拖了回來，而且決然地相信這會比往昔的日子好到十倍以上的。所以，每當老婆一抱怨到眼前的可憐處境，便聽有好理由說：「我們還算好的哪！」意思是另外有他們那些不安份的，或早或遲總難保着性命的。不過哩，二十塊袁頭，只剩下三塊，想起來才真夠痛苦，——是眼淚也不能瀉去的痛苦。如今爲一時不能自己的義憤，看看連三塊大洋也無法再暗藏着了，着實比胸口上挖下一大塊肉

還要來得慘些。就是昨天，前天，老婆病在床上，那末樣地打滾，呻吟，也不忍把錢拿出去請醫生，買藥吃，還只是咬着牙齒，仗着農民的古老法子，求籤問卜，頑強地拖挨下去。

「無論如何也不花去的，就是今晚表兄表嫂下跪。也不墊出去。」（同時他也下意識地覺着，他們決不知道他有錢，自然更不會下跪的，）他把粗大的手掌驀地從腰間伸了出來，這樣蠻有毅力地決定了。

田野吹來初春的寒風，碰在板壁上面，虎虎地直響；不一會，夾着急迫的腳聲，逼近灶披間來了。來的準是阿二兩口兒吧？老毛有點慌了，心突突地跳，推測着；這不知要得怎樣的收場？兩方彼此揚着拳頭，罵媽罵娘，罵到七祖八代呢？還是撕破衣衫打得頭破血流呢？難道自己僅僅張嘴勸勸動手拉拉，

便算盡了做親戚的本分麼？

扳門推開了，風同着濃藍的人影，在黑暗中溜了進來。但來人的面孔，却是朦朧朧朧的，全看不出到底是誰來。矮老頭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便粗暴地大罵：

「拚着老命不要，今晚非拿着錢不可！阿二，你這赤佬——」

一肚子氣，到此刻才一股腦兒爆出。但回答的聲音，氣喘喘地，不是阿二，也不是阿二嫂嫂。

「還罵阿二？阿二已抓去了，剛才在廠門口，你們，老毛哥和老毛嫂嫂，趕快躲躲哪！就要來抄屋子了，馬上呀！……」

老毛簡直驚呆了，要不是病人提醒他怎不點燈呢，他會一直跌下去的。

「唔唔，」他一下子覺着了。於是閒在板壁上的臭油燈，便突然燃了起來，在驟明的屋子裏，欣喜地搖擺着黑烟的尾巴。

鄉 來人已等不及點燈，便跑出去了；但立刻又推開門，露進來一張小女工的蒼白的面孔，短髮披在青布的肩上，像下命令似地喊：

下 「快點走！莫要等阿二嫂了，她忙着找人去哪！快點呀！」

隨即一下子消失在黑暗中了。

人 「活該！活該！……」矮老頭子跳了起來，氣沖沖地抓着桌上的賬簿，

「這是報應呀！……報應呀！……」簡直是對着老毛兩口兒在咒罵。接着又向屋子裏掃視一週，便把掛在壁上的舊棉布袍子——這是阿二在家穿穿，並在衣裏當被用的，抓了下來，打算拿起來；但細看一下，又髒又油膩，就噤的一聲

丟在地上，吐一大口唾液，氣忿忿地走了：到門口，一面開門，一面回頭罵：

「兩塊錢！……絕子絕孫！」

「你這老狗！」

老毛氣急了，趕到門，略略躊躇一下，才把粗俗的農民式的回罵，投向黑暗中去。然而，卻沒有回應，祇有咳嗽的聲音，夾雜在虎虎的風裏響到遠處去了。

老毛如同受傷似的，頹然依在門上，向——在床上的妻子凝着淒切的眼光，兩塊黑豆大的淚珠，綴在睫毛上面。最後吐出一大口深長的嘆息：

「我的天，怎麼辦呢？」

「不是常常說……我們還算好嗎？呃呢。」

病人帶着哭聲顫抖地抱怨。

板門外踰踞着凶蠻的黑暗，覺得就會一下子衝了進來，吞蝕了滿屋的光明的；壁上的油燈，也像怪胆怯地，搖着乞憐的黑烟尾巴。

下
病人生氣地呻吟着，屋子裏充滿了悲哀和不幸。

二

又是一個黃昏，黑夜快要到來統治的時候。

老毛樣兒很安詳，嘴角上啣着一枝廉價的香煙，在××紗廠附近緩緩地踱着；眼珠子溜向兩旁住家的房屋，看着有沒有出租的好房子。這時，他心裏閃着燦爛的光明：因為一路來上海就做起的好夢，如今已是在開始的了。原來自

那一夜，扶着病人逃到一家老虎灶，借宿了二天後，無意中碰到了不錯的運氣：給一位油光大圓臉的工頭招進××紗廠，去填補那些搗亂的工人的空缺。同時還私下答應引進他拜老頭子，加入東方都市有名的××幫。並且最後還拍着他的肩頭說：

「這樣，會一生一世受用不盡的。」

雖然工頭在和言悅色之際，曾突然莊重地說，在這初初做工的半年中，老毛須得每月孝敬他一兩塊洋錢；這未免是划算不來，但比起坐在病人床頭，搔着頸項，乾着急地混日子，總算是好些。因此，一兩塊錢的孝敬，也就全不計較了。且是高高興興地又向着老婆，帶着半是誇嘴半安慰的口氣說：

「看我們現在不是很好了嗎？呃……上海！」

一說到上海，真像有塊糖正貼在心上，甜蜜蜜地溶化着哩。

也一面吐灰藍色的烟圈，一面重復地想着該租一間屋子的好理由：明天就要進廠，此後工有做的，飯有吃的，不應該佈置一個新家嗎？當然是應該的。

而且剩下的賣兒錢化在這項需用上面，倒是心安理得。何況病了了的年青的妻子，寄居在陌生人的家裏，想起來，那是多麼難堪！記着老虎灶主人的吩咐，就向一家貼着紅紙帖子的板門，敲了進去。

「矮，又來一個！」

老毛的一雙手，馬上被人抓着，兩枝烏黑手槍的口子，正不偏不歪地指着他的潤大的胸膛。他嚇軟了，煙枝跌下嘴去，口大張着；急喘着氣，一時吐不出話來；只舉起了兩手任隨兩個着藍短衣漢子的擺佈：一直從領口摸到褲腳，

又由褲脚回摸到袖頭。於是，剩在板帶裏的兩塊大袁頭，一轉眼就分裝在兩個漢子的衣袋裏去保存着了。而且他那耕種了二十多年的一雙大手，喀嚓一聲，又套進兩個亮晶晶的鐵圈子裏面——這是遠自歐洲販來的洋手鐲，上面刻着 *Made in Germany* 的字樣的。

「呃……我……我是來租房子的哪。」

老毛透過一口氣，才吐出這樣一句哀憐的話來，額上冒出毛毛汗了，照老習慣，他就舉起手來揩，但手已扣着不能動彈了。心上立即感到尖銳的痛楚。

「媽的誰告訴你這裏出租房子？」

接着就是一記脆錚錚的耳光響在老毛右邊的臉上。「照實說，你來這個機

「關做什麼？」

「我……我不懂，我只是來租房子哪！」老毛偏着火辣辣的臉，「看，」這時才突然清醒，記起了，「看，門前……門前不是貼有招租貼了麼？」

「看！」爆發出惡毒的譏諷的笑聲，「你騙誰？」一把就把老毛揪出門外，接着又來一記脆錚錚的耳光響在他左邊的腮上，同時怒吼道：「你們狡猾透了！這貼子不是寫的『夜夢不詳，貼在東牆……麼？招你媽的租？』於是，老毛的兩邊臉兒，在夾攻之下發出可怕的響聲了。

太陽正落下地平線，屋脊後的天空漲成一片紅，彷彿也給誰掌過似的。

「天哪，我不認識半個字呀」

老毛痛得哀呼起來。但這兩位大爺的性子發了，那管得你識字不識字，只

顧痛快地打下去。

「不准做聲」

兩位漢子在他的鼻子跟前，揚着蠻大的拳頭這樣地呼喝。當老毛被拉進屋子去坐着的時候。隨即這兩位又握着手鎗，悄悄地坐在門後，好像貓兒在等着老鼠。

三 通 小 叢 書

市外火車從遠處嗒嗒地吼着而來，又喀喀喀嗒嗒吼着而去——一無阻隔。呵，廣寬的天底下，廣寬的平野裏，原是自由的，自由的。

但老毛却押在這小小的屋裏了，動彈不得。身上和心裏，只在打着顫。賣兒錢搶去，也不痛惜了，只願留下自己的一條性命。上海危險的地方很多，他由阿二的嘴上，本是十分知道的，但却不曉得今天下午碰見的。並不是綁票的

傢伙。於是他便突地跪了下去，眼淚和腦袋，一齊落在地上，哀求他們做做好事，放他出去：他自己原只是一個窮人，雖有兩塊錢，但那不過是賣兒剩下的。

叩頭和眼淚，本會引起同情和憐憫的，但是在這兒却是白白地浪用了；而且，倒反使這兩位大爺討厭，竟致咆哮起來，就三足二腿，把老毛踢在角落裏，讓他呻吟着。

人 「再做聲，打破你的腦袋！」

最後，還用手槍恫嚇；看那樣子，殺個人，是滿不在乎的。

一交跌入絕望的淵裏，老毛只靜候死的到來。光明的前途，陰暗了，美好的夢境，粉碎了，剩下的，只是田園的沖毀，房屋的倒壞，福兒的哀啼，病妻

的嗚咽……都一霎時湧到心裏，化做淚，直往兩隻眼角兒上潮。

終於到來的，不是死，而是吞蝕天吞蝕地的黑夜——一個初春的，淒切的，陰森的黑夜，沒有月，也沒有星。

三 通 小 叢 書

到底等不着另外的老鼠了；於是老毛就一個人給這兩隻貓兒挾坐在汽車上面，直向都市的腹心馳去。紅綠色的電光閃爍着，忽明忽滅地跳着，都向車後竄去，又緊張，又興奮，簡直使老毛眼珠發花，恍惚覺得看見了故鄉的爛熟的春天。這一切不正像紅的櫻桃花，紅的杜鵑花……在翠綠的籬邊，鬪放着鮮豔的紅彩嗎？呵，那是活像的。但老毛却駝着悲慘的命運，向着有些渺茫而又可怖的地方馳去，也許要到死的場所哪，真是說不定的。阿二不會說過嗎？那不僅搶了你的錢，而且還要把你投進黃浦江，永遠滅却你的口哩。老毛在這時，

雖是給都市之春——也可說是水沖毀了的故鄉之春——弄昏了腦袋但自己，一瞬間後將要得着的悲慘的收場，却因記起了阿二的話，就漸漸明確起來，而且加大恐怖地想着，無疑的，自己準是投進黃浦了。而街上往來的男女呢，一對

對地都沉醉在都市之春裏。歡笑浮在脣邊，愉快燃在眼裏，是那麼地自由，那麼地暢適。禁不住感到難過，感到傷心，感到憤怒，然而手是帶着鐵銬。身是

被人挾着，還有什麼辦法呢？但老毛終於做了求生的冒險了，本能地大叫起來：

「救命呀，救命——」

這垂危的呼號，一發出就給都市之春的聲浪吞沒乾淨了。而且歡笑的人們，正沈醉着，誰來理你呢？冒險的結果，只得了無數的耳光和拳頭。老毛忍

不住哭了起來，這不是悲悼他一條苦命竟是這麼白白地斷送，而是牽望着病了且又無人照管的妻子，——在胸中沸騰着割裂肝腸的悲痛和哀憐。

鮮豔的都市之春，一轉眼就褪淡到渺茫的遠處。突現在眼前的，是雖有着燈光而也顯得怪暗淡的區域。老毛的眼淚乾了，但却慢慢地昏黑下去，眼皮也合攏起來。這也許是他不敢直視死神猙獰的面孔吧，然而，在剛才的鐵拳下面，人確是一切都毀了；彷彿每一說細胞，每一條血管，俱在破裂着，粉碎着。

汽車的終點處，並不是像老毛所想的滾滾紅水，而是一張永遠飢餓永遠填不滿的血口，兩排武裝的漆齒，兇惡地暴露在唇邊。時時刻刻都想把整個東方大都市，一古腦兒吞了進去。就是入夜也不疲倦一會兒，閉着嘴，總是貪饞地垂着涎，等待各地搜索來的人肉。

一九三三年春，遠從北國飄來的這位良善國民，也像許多年青人的命運一樣，戛然地跌入這悲慘的漩渦中了。

鄉

汽車一進去，戛然一聲，停在空落落的場上。老毛陡地一下驚醒了，張眼看，週遭陰森森的，宛如散着可怖的陰影，雖然也綴有稀少的電燈，但那發出的光芒，却是又慘白，又淒涼，怪可怕的。牆邊下一長排無人管的摩托腳踏車，悄悄地蹲在那兒，愈顯出院落的悽陰和寂寞。

下

這位良善的北國之人，就因為不知道自己已做了供人吞嚥的食物，也不懂得被人咀嚼的痛苦，便在茫然的心上浮起了神魂安定的快樂；因為預料的滾滾波濤，已不復湧在眼前，且無論如何是暫時遠離去死了。

人

老毛又忽然明白了，不禁顫抖起來；想着，難道這樣襤褸的人，也是值得

拘押索款的富翁嗎？阿二說過的話，又活在他暫時清醒的腦袋裏面了。然而，馬上演出的事實，並不如老毛所想的那樣，不但手腕上的外國鐵鐐解下了，還被人怪有禮貌地招待着：一杯茶之外，面前又放着一盒上好的香烟，在主人的請字之下，大有儘你抽個夠的意思。像如此舒適地坐在客廳一樣的地方，這位同着牛馬做伴，玩了一二十年泥塊的老毛，真是不曾夢見過。在往日，那是不用說，應該要愜意地享受一刻兒的。但這時，他只是感覺不安，且有些不好過，背脊上不住地冒出毛毛汗來。恍惚間又覺得這終於要撕票的，因為連一點出賣福兒的錢，也已滾進別人的衣袋裏了，向何處去乞討取贖的錢呢？

旁邊 着一位漂亮的西裝青年，帶一副托立克的眼鏡，陪着老毛吸烟，又客氣，又溫和，一面向着屋頂吹吐藍色的圈子，一面誨人不倦似地張合着兩片

嘴皮；但有時也變成激昂的樣子，額上竟暴起青筋。那張嘴巴是很會說的，一九三三年所謂的「轉變」潮流就從他的兩片唇上滔滔地湧了出來。在這位西裝青年滿以為他鼓動起的波濤，準會把老毛淹沒了，此後就永遠地爬不起來，貼貼服服地做一朵「轉變」潮流中的浪花。然而，老毛却一點都不明白，一句也聽不懂，雖然他自己是竭力做出恭聆大教的樣子，甚至額上冒出了汗。青年已說完那一套一九三三年的時髦話，順手把香烟蒂投在痰盂裏面，便冷冷地盯了老毛一眼，看見對方始終沒有翻然改悔的樣子，一種不愉悅的臉色很鮮明地繪了出來，嚴厲地問：

「到底打算怎樣？」

老毛簡直慌張了，不知怎樣才好，頻頻地舉起手來，擦着額上的汗珠。但

看見了洋先生（他覺得穿西裝的是位洋先生）那麼冷酷的眼光，那麼不高興的臉色，便感到怕了起來，知道不答話是不對的，而且有失禮儀，便含糊糊地說：

「我……呃……請可憐我吧，我沒一點子錢哪！」

他推想剛才洋先生講的那一大堆莫明其妙的話，總不外乎說的是「票價」吧，這樣回答大約是不會錯的。

「那不要緊！以後當然每個月要給你薪水的，只要你努力幫助我們。」

洋先生一下子了解了，對方之所以不驟然表明態度，原來是爲了這，便驕地欣喜起來，急忙取出兩枝烟，一枝啣在自己的嘴上，一枝遞給老毛，且客氣地替他點燃了火。覺得兜肚兒滾出的波瀾，已經奏效了。而洞黑的窗外，春夜

的冷風，又不時虎虎地碰了進來，彷彿海波打岸，在替他助威似的。

老毛簡直糊塗起來，腦袋裏像裝滿了麵漿一樣，不知道洋先生到底要怎樣地處置他，祇是呆呆地木然坐着，連烟都忘記吸了。同時，洋先生一隻手伸到鄉老毛的鼻子跟前，花花綠綠的一捲紙票，就對着老毛的眼睛眩耀着。

下 「拿去用吧！」

「呵！」

人 老毛驚喜起來，因為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多這樣新的紙票，而這紙票現

在又正是要遞給他的。然而，却不敢伸手去接，他推想洋先生說不定是同他開玩笑的，便把臉變得通紅起來。洋先生現出很誠懇的樣兒，笑嘻嘻地把紙票一古腦兒塞在老毛的衣袋裏面。老毛這時才清清楚楚認明了，洋先生原是這麼和

善這麼地好，便直對着他，突地一下跪了下去，感激的淚流到嘴邊，叩了兩個幾千年來傳留下的響頭。哀求道：

「錢，我不敢要，祇求做好事，放我回去，放我回去！」

同時就把錢雙手呈上，還想加上一句，「我只要兩塊錢，那是我賣了福兒換來的。」但立即被忍耐不住了的洋先生怒氣勃勃地打了一個很響的耳刮子，罵道：

「好混蛋，不受抬舉的東西！始終在裝模做樣，這就會騙人麼？告訴你，你的底細，我們早就明白了。」

拾着紙票，便氣狠狠地走了。另外換進來幾個凶惡的漢子，一邊做勢地捲着袖子，一邊氣呼呼地講着：

「這非吃一頓生活不可！」

另一個麻子鑽了出來，闖到老毛的面前，喝道：

「讓我先問一問，從實招來！你甚麼時候加入的？」

老毛一下子記起了，那天大塊頭不是帶着慫恿的口氣說過嗎？只要你肯加入，無論那一夥人，不管是流氓，不管是綁匪，一聽見你是什麼幫的話，就不會欺侮你了。如果欺侮了你，他也要對你賠個不是的。於是，一線的歡喜，升上心頭了，就很高興地告訴：

「他們已答應了我，要我等幾天就加入！」

每一個字都吐得非常地清楚，生怕對方聽錯了，而且以為會得着有禮貌的
回答的。心下只感到一絲絲的缺恨，就是為甚麼不早一天加入呢，這在人家有

理由會認爲假冒的。

「是的，那不用說是一夥的了。」

麻子掉回頭去，向另外的漢子瞬了一下得意的眼色，意思彷彿在是表示，「究竟要我來才行的。」隨即轉回來了。

「朋友，老老實實地說吧，這於你是有好處的。什麼等幾天，不要老三老四地。不然的話——」

他偏着頭看看那些漢子的拳頭示意；漢子們使用力地把手腕和拳頭，伸着捏着，骨頭格格地作響。老毛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麻子又轉成溫和的樣子說：

「你是不是加入很久了？說吧！我們原是一家的哪。朋友。」

老毛聽見原是一家的這麼甜蜜蜜的一句，思索一會兒，便點點頭，低聲答

道：

「是的！」同時却羞怯地紅了臉，因為他明白他說了謊了。旁邊的人，便提筆記起來。又加上些老毛的另外的誤會和扯謊，麻子便不費吹灰的力量，造成一篇圓滿的供狀。在那上面老毛又被勸去規規矩矩地畫了一個又歪又斜的十字。

「甚麼時候放我出去呢？」

人 老毛仰着孩子一樣幼稚的面孔，懇切地問，兩隻手的指頭不自然地扭着。麻子現出滑頭的樣兒笑了。但立刻裝出非常溫柔的態度，一隻手拍在老毛壯實的背上安慰道：

45 「那是很快的，說不定明天就會放你哪。」

通過剛才進來看見的那個冷落的空場，就給人領進一條寬大的長天井裏去了。在那兒，多盞的燈光，織成通明的夜的世界；兩旁木柵中，露着無數張慘白的面孔。而那些面孔上綴着的眼光都向他一個人身上射着，他感到有點眩暈起來，然而由屋脊上溜下來的春夜寒風，便又馬上使他清醒了，重行穩住他受過一下午磨折的身子。一個揮着籐條的警察，突然浮在他的面前，挺起肚子，抓着他的領口喝道：

「解開！」

現出一種頗不耐煩的樣子，老毛馬上驚呆了，一個閃電也似的想頭，鑽進他的腦袋裏：

「怎麼？這裏也有警察嗎？哦，我得報告他。」

拍——一個脆錚錚的耳刮子打在他的臉上，警察發怒了，罵：

「阿木林！」

就抓着他的衣紐子亂扯，有的扯脫了，有的扯斷了。老毛感到又怕又慌，身子簡直有點發抖。下午買來放在身上的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被丟在潮濕的小磚砌成的地上了。身上各部份都摸完了後，同時又來個命令：

「解脫褲腰帶！」

這時，他是用心地聽着，便忙把笨拙的手伸到腰下去解，（他的板帶早就給先前抓他的兩漢子取了錢後，丟去了。）却因早上結了一個死結子。解了好久也解不下，額上的汗珠，也慌張得冒出來了。

「娘操個屁！」

一開口就必然要罵怪話的法警，簡直氣硬了脖子，一把抓着他的褲腰帶，猛地一拉。就拉斷了，隨手便丟在地上。檔上補有疤痕的老藍布褲子突地一下落到足下，醬黃色的屁股和大腿，就在短衣下面毫不羞怯地露了出來，兩旁木柵中立刻揚起嘩啦的笑聲，老毛連忙抓起褲腰，臉上怪不好意思地漲紅着。警察想照例再賞他一個耳刮子，但忽有所感地又把伸出的手收了回去。隨即掀掀攘攘地將老毛弄進一個木柵子中，嗒啦一聲，便鎖上了門。回頭來，看見警察昂昂而去的黑色背影，老毛的腦袋裏，深刻地打入一個疑問：

「怎麼？你們原是一夥的麼？」

長一丈七八，寬五六尺的房子，滿坐着人，有的穿着漂亮的西裝，罩上厚

鄉

厚的大衣；有的又穿着樸素的工服，貼有新布的疤痕。他們都一面皺着眉頭，嘆息着說「又來一個哪，」一面擠到老毛的身邊，射出同情的眼光，發出許多的話來：

「你是怎樣抓進來的？」

下

「沒有吃飯吧？」

「不要緊，住下去吧。」

人

.....

一個麵包便塞在他的手裏，安慰他叫他吃着。大家的目光，是那樣的和善，那樣地溫柔，他自己的窘迫和不安便減少些了。一種向人訴苦的慾望，驀地昇騰了起來。嚙了一口麵包說：

「只說是去租房子，誰知——」

說不出來了，那露珠一樣的東西又滾到眼角邊上。然而，不待多說，衆人馬上就明白了。一個長髮圓臉的青年蹲在老毛的身邊，發出爽朗朗的笑聲，笑着說：

「那還不好嗎？租到這麼樣的房子，是不會花你半文錢的，而且，而且，（格格地笑）還有不要錢的飯來吃哩。」

衆人都幽默地笑了起來，似乎覺得這位朋友之來，倒是怪有趣的。

老毛仰起頭看看屋頂，一個天窗裝着堅硬的鐵條，鳥兒也飛不出去。板壁呢，塗着斜斜歪歪的鉛筆字，髒污醜醜，怪不入眼的。對着天井，排立着碗口粗大的木槓，像鄉下的豬欄和牛圈，誰也擠不出去。屋脊上落下院子裏的冷

風，一陣陣掃了進來，透人肌膚，毫沒半點的遮攔。天井裏的地上，舖着古老錢式的小磚，全是潮濕的，似在時時透出陰冷的氣息。剛才打過老毛的那個矮個子警察，正挺着肚子，在潮濕的地上，傲然地來回走着。手是無意識地捲屈着一根指頭粗的籐條。彷彿誰敢企圖逃出，誰就有飽吃那籐條的危險。屋裏滿

下

坐着的人呢，雖然都現出怪親切的樣子，但老毛看起來，總不免覺到有點兒陌生的。而且，他們這時驟起的幽默的笑容，更使他毛辣辣地感到不舒服。同時，他又想起病了的老婆，現在正躺着呻吟，苦惱地盼他回去招呼哩，心下便非常地不好過。

人

「這裏是一刻也住不下的。」

眼淚和聲音，一齊擠了出來。一屋子愉快的囚徒，看着來人是這麼地脆

弱，這麼地沒漢子氣，就微微地感到不滿。有的人竟然瀉着嘴，掉轉頭去。長髮圓臉的青年則搖着老毛的肩頭，像教訓小孩一樣地說：

「堅決起來！堅決起來！流淚是可恥的哪！」

「讓他息息吧！」一個蓬着短鬍子的青年，對衆人搖着手，「像沒吃過官司的囉，也許怕是冤枉的。」隨即抓着老毛的粗手溫溫和和地握着，「不要傷心，沒辦法的事情囉，得忍耐的。」

「寄在人家裏的老婆正病着哩，」這樣地回答，隨即又硬咽着了，光光的頭低垂在胸上，衣襟不久就濕了小小的一片。

一曲悽涼的歌聲，一個悲慘的姿態，終於是要打動人的。於是衆人瞅了他一眼後，都深深地嘆息了。

黃浦江上，小火輪泊岸的汽笛 嗚嗚地長叫着一聲兩聲，都從寂寞的暗空裏飄進天井裏來，散播着冤抑而悲嚎的意味。

鄉

大約每個人都被挑起了一些已經埋葬了的，不堪回憶的往事吧？通在心

下

上，拔去了微笑的嫩苗，同着漸漸轉成深寒寂寞的春夜，憤懣而抑鬱地踱進了夢之國去。老毛依新來者的慣例，被派睡在門邊，頭挨着舊紅漆的馬桶，風一來。時時就有一股幽幽的臭味，鑽進鼻孔。而足呢，又擠來伸不下去，只能捲屈起來。這倒不單是委屈了老毛，衆人原都是這樣不舒服地睡着的。只要誰在木柵前面朝裏面一望吧，就可看見兩邊牆壁排着蓬髮的腦袋，中部聳起一路膝頭蓋造成的山峯的。

人

53

老毛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整個的心只凝神在一個尖端上面了呼馬上回去招

病了的老婆。

天井潮濕濕的地上，散播着警察緩慢的皮靴聲音，還挾雜着鞋底下鐵釘碰着磚塊的尖響，都一下一下地釘在老毛痛苦的發脹的腦袋上面，這無論如何是睡不着的。同號裏有人怨恨地翻着身子，發出不舒適的呻吟。間或又有人從嘴上衝出喃喃不清的夢話，彷彿在對誰咆哮一樣，聽起來是怪可怕的。對屋和鄰號大約是誰受了春寒的侵襲吧，發出淒厲的嗆咳，空空洞洞地散在冷寂的夜裏。不遠處，女拘留室內，突然傳來嬰兒若斷若續的悲啼，一聲聲，哀切地碰擊人的心扉。

「天呀，這是什麼地方哪。」

給痛苦，悲哀，冤屈織成的索子苦絞着腦袋的老毛，低聲地叫了出來，簡

直要發狂了。一直到工廠汽笛鳴號叫的黎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但一會兒又被開門倒馬桶的聲響，拖回到朦朧而昏聩的境界裏了。只得昏迷迷地坐了起來，讓薄紗素衣的晨光，輕輕地緩緩地踱進眼皮裏去。

四

下 雖然是一頓淺淺的兩洋盜碗的飯，和二人合吃的小半碗豆芽湯，但總算是

人 不挖腰包無望無慮地享受，度着老太爺那樣有福的好日子。這在屋子裏那些愛說愛鬧而且常常愉快的青年看來，這兒着實不是一個怎樣可怕的地方。然而，

在老毛呢，却因時時刻刻有個蓬髮深眼的黃臉蛋，閃現在眼前，幽怨痛苦的呻吟，縈繞在耳邊，要照那些暫時聚會的同伴，也一樣滿不在乎地活下去，實在是學不來但在大家都表示着「流淚是可恥的哪」那樣眼色之下，就只有把忍不

住的眼淚，留在深夜大家都睡了的時候，盡情地傾瀉。假使白天有剛抓進來或是提出去問訊的女囚犯，從天井裏閃着時裝的旗袍或者粗布的短衣，走過的當兒，就禁不住觸景生情地勾起了眼淚，那時也只得無可奈何地仰着頭，竭力宿在眼眶裏，把頭轉向薄暗的角落裏去。

每天，每天，只盼望着那位和靄的麻子先生走來，吩咐看守的警察，開開門，說是把這人放出去吧，但結果總是悽愁的暮色和暗夜，帶來着憂鬱的失望。於是老毛二三十年來在風和雨和太陽裏煉成的銅色身體，銅色臂膀，漸漸地枯瘦了，轉成高白。心上，慢慢兒打上了無數抑鬱而憤懣的結子。加上深夜不能入睡的苦惱，眼皮下也抹着一團暗黑的影子了。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都像春三月尾的花朵，在風中失掉了光彩，萎縮下去。

同號的人竭力安慰他，買大餅和油條喫的時候，總不缺他一份的。時時刻刻都在想把他心上憂鬱的結子解去，設法使他快樂一點兒。叫他下那銅板上貼着字紙做成的象棋，他却冷冷地搖頭表示不會。講幽默的笑話或故事時，叫他來聽，他却在衆人快活的笑聲中，悠悠地打着長長的呵欠。

一個電車上賣票的工人，是專愛同人開玩笑的。每天一到下午，大家很容易感到倦怠，他使用包東西遺下的碎紙，撕成一塊塊或大或小的烏龜趁着有人獸在木柵邊上，仰頭望着初春的粉藍天空，隨着輕軟的飄渺的白雲，遊移着夢幻的眼珠，入神另一個世界的當兒，就潤上唾液貼在那人的肩上，然後把那人拖在屋子裏團團地走，對衆人努努嘴巴笑着示意。於是屋子裏馬上騰起了哄笑。自然，這玩意兒也會臨到老毛的背上的，但老毛却在笑聲中生氣地紅漲了

臉；一面竭力伸手朝背上去亂抓，一面眼裏射出火花，粗暴地罵出農民式的醜話來。不用說，這一點是不能不使大家感到微微的窘迫的。當然地，在憐憫的心情上，便暗暗潛來了一些朦朦朧朧的憎惡。

老毛的號子前面，裝有着自來水管，這兒是這個小世界裏用來淘米洗碗刷馬桶的地方。每天早上微笑的陽光，爬上對面屋脊的時辰，便由牆那邊女拘留室內，飄過來兩三個着摩登旗袍的年青女人，在自來水管側邊，低着濃髮的頭，一兩捲髮絲，倒披在臉龐上面，洗着她們的白色手巾，條花汗衫，以及刷地板的拖把。她們中，有的人趁著警察的眼光移開的那一刻，就向老毛的號子裏面飛快地投以一瞬微笑的眼色，老毛身邊的年輕人，便也微笑地回答過去。這情形，在二三十年來糞料和泥土中培養出來的心靈上，也能深刻地引起了豔

羨。在這些時節，初春朝日的好時光，老毛便不知不覺地困惱在惦念妻子的晤霧中了。苦惱，悲愁，憤懣這些種子，又在枯寂的心地上面，抽着芽，發着葉，彷彿平野上的草，小溝邊的樹，在蓬勃地綴着青色一樣。

於是老毛的憂鬱而憤懣的病，同春一樣地深深的了。

下 每天早上八點多鐘要喫稀飯的那一陣，天井裏呼着名字而號子內答「到」

或「有」的高音，便在淺淺映着陽光的小院落內起伏地響風了。老毛鄰號及號子內的年輕人，在每一個名字的回答下面，總是滿有生氣地吐出一個又高又怪

的「有」字。頭幾天，老毛只會愴愴地呢呢地回答着。往後不久，也自然地同化了，也答一聲「有，」但聽起來，那是又軟弱又可憐的。因為每天下午，都在堆積着與暮色同來的失望，便在第二天早上翻爬起來毅然決定要在那些點名

的洋先生面前做出卑屈的哀求，說着請放我出去，做做好事吧。然而，每一次都給那昂胸挺肚的尊嚴樣子嚇掉了開口的勇氣。而且剛一壯起胆子開口叫「點名老爺」還未起始吐出要說的話時，那點名老爺已經風快地走開，越過牆那邊去點名去了。有時候，也趕及了叫點名老爺停留一下，但那兩三張死板板的威嚴面孔，盯着老毛格格難吐的樣子，便鼻子裏哼了一聲，理也不理地走了。一天，老毛竟突然一下在木柵邊跪下了。

「我的老婆呀」

失魂落魄地喊了起來，眼裏落下淚珠。點名老爺喫了一驚，皺眉頭問：

「你要什麼？說吧！」

但老毛却說不出話來，只是格格塞塞地。

「我要——回去——回去。」

「說得那麼容易！」

鄉

點名老爺彼此相對着，感到滑稽似地笑了一笑，努努嘴去了。

流淚，哀求和喊老爺，甚至下跪，這些不入眼的舉動，好像一股洶湧的山

下

洪，突地一下，就把衆人對他種在心地上面的同情嫩苗全沖洗盡了，此後，不

人

但大家放射的冷冷眼光，使他感到難過，而在下跪之後，又聽見噓起嘴角流出譏諷的笑聲。雖然也有人很耐煩地向老毛解釋。「下跪是無用的，只有只

有……」但老毛却總不了解，而且漸漸聽不下去了，一心只望老爺，麻煩不過他的哀求，忽然把他放了出去。

最後的結果呢，木柵外依然是掉頭不理，木柵內却一天一天地加大着冷酷

和譏笑。講故事時，也沒人特意叫他聽了；愛同人開玩笑的電車工人，也把他除外了；有的在他面前喫着油條大餅，竟也不分給他了。而且彷彿人家的一言一笑，都在或明或暗地對他發的一樣，於是老毛感着更孤獨，是悲哀，更痛苦了。

號子裏沒人理他，每天好些時光，便躲在薄暗的角落裏昏昏沉沉地睡着。一天，正是晴明的困人的春天午後，他驚地醒了，坐着起來，眼珠子團團地在眶裏旋轉着，眼白不住地翻了出來。突然他抓着對面一個帶眼鏡的年輕人，輪着稜稜的拳頭，抵着鼻尖暴着直喊：

「你，你，你……」

嘴邊努出了白色的泡沫，尾後的話簡直流不出來了。幸虧給衆人拖着，拳

頭落了空，同時「瘋子，瘋子」的叫聲，沸騰在屋子裏了。值班的看守警察，也着忙跑來，把門上的吊鎖弄得嘩啦嘩啦地響，大聲地喊：

鄉

「啥事體？啥事體？」最後的辦法，就把他扶在角落裏，讓他靜靜地休養着。他的黑眼仁雖是不怎樣頻頻地翻轉了，但流出的光芒，却是凶野的，可怕的。這於大家的心上，不能不點染了一層薄薄的恐怖。他掃視了一會兒之後，慌張地問：

下

人

「病人呢？病人呢？」隨又到處搜索似地看着。衆人聽見他這不明不白的話，禁不住笑了，但又不敢放肆，怕惹着他發氣打人

他看見衆人笑，便突然罵：

「我沒出錢嗎？媽的！老板，再泡一壺茶來」

這便惹人發笑，但又有人搖手示意，就一齊按着嘴，把頭掉到另一方向去。愛開玩笑的賣票工人，便笑嘻嘻地跑到馬桶面前去。揭開蓋子，斜視着老毛大聲地喊道：

「好的，再來一壺！」

接着就小便起來。衆人笑罵他：

「混帳東西，幹嗎惹他？打死你倒不要緊，跌倒老虎灶，那可糟糕了。」
歡笑沸騰着，老毛的眼睛却發出了凶悍的光輝。大家便有警戒地沉默着了。以後都不理他，他就靜悄悄地倒在角落裏睡了。

第二天，正是幾個號子舉行罷飯的日子，因為要求添飯加菜的條件並不實行接受，而且犯人喫後的飯碗，也仍然是洗也不洗地就裝起飯來，端給別個犯

人再喫。像最後這麼一個輕而易舉的請求，也不答應辦到，誰不忿怒呢？飯菜放在老毛那個號子裏時，大家都坐着不理，只有老毛一個人朦朦懂懂地端着飯碗，衆人做手勢叫他不要喫，他却癡癡地望着飯，不吃也不放下。忽然地問道：

下 「多少錢哪？這一碗！」

吐出的聲音，非常地平和，聽起來誰也覺不出他是有點兒瘋的。

「媽媽的，三百元！」

人 賣票工人似笑非笑地罵，但意思是含有你爲什麼要破壞我們的罷飯呢。而實際上，吃了這兒的飯，若要「脫梢」起碼也總得要這麼一個數目的。

恰好警察來了，看見端着飯碗的老毛，便忽然感到有辦法似的，慫恿老毛

道；

「好，你吃你的！好！」

意思似向衆人在說，看，你們終於不會齊心的，等一會就會一個一個地軟下去哩。但老毛却突然忿怒了。

「老子沒錢吃他媽的！」

撲的一聲把碗打在地面上，飯粒到處散着。衆人哄笑起來。警察倒馬上生了氣，立刻要開門進來打，鎖喀里喀啦地響着。這時大家便一致擁護了老毛喊道：

「你敢打，你敢打，他是瘋子。」

警察沒辦法，只把手裏的藤鞭對老毛作勢地揚了幾揚。漲紅了臉，恨恨地

走了。

鄉 次日，就得了勝利，平碗口的飯，堆起了尖尖。湯裏的豆芽加多了，且難有另外的青菜，油也可觀地在湯面上浮了幾大點。粘着殘粒，殘湯的碗，開始

下 在自來水下面洗了一個馬馬虎虎的澡，然後再到別個號子裏去服務了。各人的臉上眼裏都發出了愉悅的光輝，只有在這一次鬥爭中充份顯出英雄本領的老

人 毛呢，依然是昏昏沉沉地，領略不着一點兒的高興。一號子的人，在這時都重新對老毛起了好感，便一致地要求無條件地釋放他，認爲他這病，也許出去了就會好的。答覆來的很快，然而却說這是礙難照辦的事情，原因是這人已有了一鐵一樣的口供了。可能爲力的，只是慢慢兒醫治這麼一條道路。

67 入夜，九點半鐘的光景，犯人全睡了，天井的院落裏，靜悄悄地躺着寒冷

的月光。忽然外面好些沉重的皮靴聲響，在古老潤濕的磚上，雜沓地傳了進來。狗熊一樣龐大的黑影。馬上散綴在月光如水的院子裏。好些手銬丁丁地在盒子砲上碰擊着。一種悽慘的肅殺之氣，便在每一個陰暗的角落裏，瀰漫起來。

「準備！到南京！」

院落裏嘹亮地透出了這麼一聲之後，便有點名之聲繼起，老毛的鄰號就雄壯地答應一個「有，」撲落落地一個人在爬了起來，鼻子裏氣呼呼的聲響，由板縫裏清晰地鑽了過來，鎖響着，人大踏步走出去了。

月光冷清清的院落裏，登時六個年輕人的陰影，兩個一排地投在微微灰黑的地上。喀啦喀啦地，一霎時大家都上了手銬，自然這又是*Made in Germany* 是。

六個人剛從熱溫溫的被裏，鑽進涼水一般的寒夜裏，禁不住有點抖縮起來。但每一個青色月光抹着的蒼白面孔上面，都一致地現出悲涼的微笑。只是着西裝的在微笑裏透出難以抑止的忿怒和異常絕望的樣子。着工服的呢，則現着滿不在乎的氣概，溫和地飛着鼓勵的眼光，在向人默默地告別，彷彿是在說加倍努力吧。

人
老毛號子裏的人，都恐怖而忿怒地抬起頭望，向院子裏投去悲悼的眼色。有的竟因朝夕過從的伴侶，就這麼一別地走到永不相見的路上去，便弱軟地低聲啜泣起來。

69
青色月光裏那一排黑影，剛要移動的時候。老毛突然看見了其中坦然微笑的一個正是他來上海後待他最好的親人——表兄張阿二哩。於是，他不管死活

地跳了起來，披在身上的衣衫，落到地板上去，洶洶地莽碰着木柵，高聲猛喊道；

「請帶我去！表哥。表哥請帶我去！」

提盒子砲的趕了過來，要打，但因聽見是瘋子，便笑歪着嘴走了。

天井裏掃清了足聲，只剩下慘白發愁的月光了。老毛還不住地怒吼着：

「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手一面凶狠地搖着木柵的粗柱子。

在這時，號子裏再沒有人發出往天一樣的哄笑了，只有一聲低低的沉重的嘆息。

「這時代瘋子是勇敢的！」

「——而且是最可敬的！」

另一人同情地讚美着。

我的失敗

徐懋庸

的 蘊着滿腔的熱意，我握了筆；一面想：

失 無論如何，今天是要寫成一篇傑作的了。青山廟的故事，藏在心裏，已有六年之久，單是這故事的輪廓，就夠多麼動人呵，何況現在又探得了那社會的意義。我的藝術製作的手腕，我的社會科學的修養，漸漸也到了敢於自信的時

候了，我應該着手我的傑作了……

71 我想妥了一個題目，剛想寫到原稿紙上去。

「看哪，看哪！……」

這聲音又起來了。我知道又是小孩子在笑，或者做出新的動作來了。每逢這樣的時候，妻是一定要誘引我去看的，不管我工作怎樣忙。生下來不過一個多月的小孩，看她笑，看她動作，固然有趣，但是爲了這些要我常常中止工作，間斷思路，未免太不識相。我對於妻，因此常有些怨意。但在平日，聽了她的誘引而不走到搖籃旁去的時候，是不曾有過的。然而，今天，我正要開始我的計畫了。六年的傑作，我聚精會神，文思正盛的時候，我不能分心，錯過這個稍縱即逝的宜於寫作的好時間，我知道一和小孩子玩過之後，我的心情，是必至弛懶下來的。

當作不聽見，我第一次的不理妻的誘惑，毅然在稿紙上寫好了題目，但是

心思已經有點動搖，本文就寫不下去了。

「看哪，快來，笑了呢，這樣的大笑了呢！」

妻又催促起來了。唉唉！我擱了筆，自暴自棄似的，終於又走近搖籃去。

我的失敗
我生來就是一個心粗氣躁的人，對於無論什麼事物，不耐細心觀察，讀書。援陶淵明的成例：不求甚解，學生物學，最怕看顯微鏡，近來因為住在一個雜。社裏，常要幫忙看一些校樣，實在最以為苦，而且從不曾有過好結果。不料，對於自己小孩的注意，却是例外地週到。深刻，細密，自從她入世

以來，每天至少要看她一次，注意她生理上漸次的變化，注意她動作上微妙的表現，她的一顰一笑，夠我半個鐘頭的吟味，她的逐日的生長，我能說出正確的「數目。」

多麼可愛喲，多麼有趣喲！

每次，每次，她總使我滿足，她總使我愉快，我總要讚美幾句，便是她的哭相，也不會使我厭煩。

然而，今天，我的心裏總有所梗，雖然看她在笑，先前所不會有的大笑，而我老是想着我的傑作，我對於這笑，不敢盡情地欣賞，我怕我的思路又會間斷，我虛與委蛇地調弄了一會之後，想回到書案去了，而妻忽然說：

「多麼可愛喲，你看，少有的活潑的小孩呢！」

滿臉是洋洋的得色，雖是對着我，居然也用了誇示的口吻，驕傲地。

哦！我明白了，而明白之後，不禁就有點忿然了。

這樣看來，妻不是將小孩視爲自己的作品，把我歸在觀衆之列麼？小孩的

活潑，小孩的長大，是她的傑作的成功，而我的欣賞，我的讚美，却不過是一個旁觀者的義務，這倒也罷了。既然這樣，那麼看不看當由我，她爲什麼要強邀我，而且在我繁忙的時候也來強邀我呢？叫我放下要緊的工作——也許是傑作，而去參觀她的作品，豈不是殊欠公道麼？

這樣想着，我把照例的讚詞蘊而不發，只用微微的冷笑回答妻的話。

但在這冷笑的弓弦上，決不只扣上剛纔的怨意，我是將結婚以來的多次幻滅的悲哀，一起射向妻的身上了。

在今日，我是把一個故事寫成一篇小說這事，看成傑作了。但在兩年以前，決不如此。我和同時代的許多青年一樣，自從六年以前受了一次洗禮之後，已不把生命看作是個人的所有，我把一種事業許給自己，這事業的偉大，是任

何偉大的小說所不能及的。雖然在六年以前，我找到一個可以寫成一篇好小說的題材，但在前幾年中，我怎麼願意把心力用於寫小說，我是將另一種偉大的事業許給自己着的呵！

不料在最近的兩年間，我居然銷磨了我的初志，而作為磨石的，却是我的妻。要說幸運也可以，在多數孤苦的朋友為事業而殉身之後，我竟能找到一個自己覺得滿意的妻，而度着安逸的家庭生活，真是好比野火燔餘的「幸草。」然而就在這樣的「幸草」的生活中，我把我的初志銷磨了。

一個人的意志的銷磨，不會把最初的憧憬立時放棄，只是把達到那憧憬的途徑，改得曲折迂遠而已。當妻的恩愛使我無意積極地參加事業的時候，我記得了矛盾的創造。看了年青的，璞玉似的妻，我想師法那小說中的男主人，把

妻的創造定爲主要的工作。我有把握，我自信不致蹈那小說的末尾所寫的覆轍，我的妻要是變成那個女主人時，我一定會高興，而與她並進的。

這樣的憧憬，保持了兩年。這兩年中，我的創造，不是沒有進步，成功也是有望的。然而，作爲第二次阻礙的小孩，又於今年誕生了。

小孩的誕生，使妻的意識範圍立時縮小，她的心目中只贖了小孩，別的一切都不顧了。這就是說，把我的前功，完全破壞了。我在失望之餘，嗔怪妻的意思倒絲毫沒有，因爲看了小孩，便連自己也覺得愛不忍釋，何況乎女人的妻，何況妻也有她的創造的見解，以爲盡心教養小孩，把她創造成全新的人物，對於社會，也不爲無功。

這意見，我不能反駁，但也無勇氣接受了。這小小的孩子，是否能由我們

的手創造完成，不過意外的阻礙，既未可卜；即使可卜，但爲了創造小孩，就犧牲我們自己的全部精力不作別的事業豈非太不值得？小孩是人我們也是人；小孩年幼我們也還年青呢！

從前讀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未嘗不受感動但終覺這文章太沒有力量。他希望他的孩子把他當做踏台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心情固然可以佩服但是在自己尙有所爲的時候立時臥倒去墊孩子們的足這樣的踏台決不是堅實的踏台對於孩子們是未必有助的。爲他的孩子們設想，讀了這文章之後，倒反要覺得彷徨的罷？要他們奮然地向前途邁進的人，自己倒反而在中途倒了下來，對於這事實，他們是要惶恐的罷？

當我犧牲了自己的前途，想創造妻却又失敗之後，對於兒女的教養，是毫

我的失敗

無自信了。當我估量自己所剩餘的力量，覺得還可以寫小說，而又屢被妻女所阻礙的時候，我不禁悲憤了。何況妻的神情上又將小孩據爲己有，似乎故意來矮壞我的傑作，以顯她自己的成功，我於是將所有的我哀，扣在冷笑的弦上射向她身上了。

然而，也許，這種種的失敗，和妻女都不相干，根本上，倒是我自己無力之故。

楊媽的日記

丁玲

五月十八日

我今天起得很早，孫先生起得更早。她跳到我的房裏，堆滿了高興的笑。她給我這個好看的本子。她從前給我的那個，已經被我畫得烏七八糟抄滿了書。她向我說：「楊媽，你不必老抄書了，頂好每天憑你喜歡寫一點東西在這上面，想些什麼就寫些什麼，這叫着記日記。你寫好了，給我看。我替你改。這樣你可以進步得更快些。」我真喜歡這本子，是藍色的封皮，裏面有許多小的格子，張張紙都白得可愛，只是我除了抄一點書還會寫什麼呢？心裏想的東西，有時像太多，有時又像沒有，寫出來怎麼會像個樣兒？我望着她笑，說

不會。她又告訴我，這麼那麼的，把要講的一些話寫上去，就成了。有些字寫不出來的，就空着，讓她來填，寫錯了，也不要緊，她總可以懂得那意思。只是，我到底不會，我也到底不信，這末寫一些一個做娘姨的要講的話，能夠算什麼？我現在試着來寫，管牠怎麼樣，但是不知爲什麼，我總有點害怕。我不能再寫下去。

五月十九日

唉，這末歪歪扭扭的字，寫在這樣好看的本子上，把紙都糟蹋了。我心裏真不舒服。爲什麼手這樣笨？大約因爲我的手太粗了，粗手的人就不會學寫字。大漢的手比我還要粗，他從來就沒有拿過筆。

讀書的時候，孫先生又問我：「楊媽。你寫的日記呢？」我難爲情的笑

着，我說：「那難爲情得很，拿不出來的。我寫得一塌糊塗，認也認不清的。」她聽了，發氣的說，我知道她是假發氣：「你不給我看，我以後就不教你唸書了。」她發氣的時候，真好看，鼓着兩個小腮巴子，紅的嘴唇撮得一點點大，大的眼睛更張得大。這個樣子簡直像一個小孩。我只好依了她。她看着，拍着手笑，說是好的很。就是錯字太多了。她又用紅筆替我改正。我不信她的話，我曉得寫得不成樣子。她是常常有點愛誇獎我，騙着我，因爲我曉得她喜歡我多認得幾個字。她是一個好小姐。

五月二十日

大漢又來了信，不知道是什麼人寫的，我看不懂，孫先生唸給我聽，解釋給我聽，我才知道。橫豎只有一句話，「要錢。」說是家裏沒有飯吃了，收成

又還不到時，人總得裝滿了肚子才下得了田。我心裏真不快活。我也沒有問孫先生借錢，我手邊一個銅板也沒有，工錢我早支過了頭，我想縫一件藍布衫也沒有。幾個錢早就寄回去了。大漢枉自生得那末大，力氣比牛還大，打起人來痛死了，可是連一個老婆也養不起。我丟了父母跑到這末遠來幫人，一年多，幾個錢都寄回去了，常常望一點家信，我活到二十五歲，天理良心我都沒有離開過我的媽，等到家信來了，又就只一句話，一句使你不得生氣的話。只是，真真講來，我也不怪大漢，他不吃煙，也不吃酒，一年三節，手沒有空過，腳沒空過，知道是個什麼鬼道理，總是弄不伸腰。命裏注定了這末一個倒霉運，我看是沒有法的。孫先生常常同我說沒有菩薩，同我說一些道理，聽來是對的。不過我總不信，人心未必那末壞，一定是我們前生做錯了什麼事才這

樣吃苦。

今天讀書我也沒有心了。我時時記到大漢。記到那綠油油的田，那把闔家的希望放在上面的田。我想沒有法只好還是同孫先生借一點錢。明天我一定向她開口，她一定答應的，我就怕她沒有。她不是有錢的人。她早就不想用了，她媽回家的時候，她就要退我的工的，因為我不想走，她又同我好才將我留下的。我怎麼好太麻煩她。實在沒有法，我只好另外找東家去，別處或者可以多點外水，不過那裏能夠找到像孫先生一樣好的人呢？不過我總得說，同她商量，她一定可以幫我的忙。而且我不管大漢那個還會管他呢？

夜晚我哭了。睡在被窩裏悄悄的哭。我怎樣能夠不哭呢？眼睛裏看見的全是錢，走到馬路上，四處都看見錢在亂丟，可是我得不到一個，我又不能搶，

我的一家人，公公婆婆，丈夫，兒子，都在挨餓，都還靠在我身上，我一個女人，一個娘姨有什麼用？

五月二十一日

昨夜一夜沒有睡好，做夢夢見大漢，夢見阿桂，阿桂哭，大漢打他。大漢餓倒在大門邊，泥和箆做的大門邊，望着田哭。像有一年一樣，那年天乾，把穀子晒死了，土起了裂，一家人心裏比太陽還焦燥，望了無雲的天空，又望張着的口田，池塘裏也沒有水了。大家坐在田邊哭，隔壁茅蓬裏的伯伯便也一樣，遠遠近近都一樣，現在想起來還悽慘。

吃飯的時候，孫先生給了我五塊錢，她說，她說正經話的時候，她一點也不像一個小孩，她說：「楊媽。你爲什麼又哭了？我不是告訴你凡事不應該

哭，不應該灰心嗎？這裏有五塊錢，你寄回家去，以後我替你想一個法子。你曉得我一個人本來不想用人的，因為我們兩個好，你捨不得我，我也不願離開你，而且我們自己燒飯吃，同我一個人吃包飯也差不多。所以我把你留下了，不過我的工錢太少，你不夠用。你另外換地方，我知道也難得很。我想以後我替你找點衣服襪子來縫縫補補，橫豎你沒有事，就跟着我也好，你若不會縫衣服，我可以告你，我小時學過的。你看這好不好？」我的眼淚又流出來了。我變成了一個孩子。我心裏真感激她。我說不出什麼。她還替我另外裝了一碗飯。我心裏發誓我不願離開她。她待我太好了。

五月二十二日

她果然替我帶回一些衣服和襪子。不知道她從什麼地方弄來的。她要我不

要讓樓下房東知道了。我當然不去告訴，她一定難爲情。

今天我不能多寫了。我有這末多事做。

孫先生這兩天不知忙些什麼，她不常在家。

五塊錢已經寄回去了，我心裏又放心些。

五月二十五日

今天又另外拿了兩件沒有縫，已經裁好的男人的短衫來，孫先生很耐煩的告訴我縫，她說如果我縫得好，以後像這種生意還可以找到，我可以不必擔心事。已經補好的一些，她又拿走了。她總是一個小姐出身，不過我看她真能吃苦，她不怕過窮日子的。

這兩天她在家的時候還是少。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她又不是愛玩耍的

人。而且那幾個常常來的先生們，不時又來找她，聽說不在家的時候，總現出一付失望的樣子。有時見着了，也只說幾句話又走了，不知道他們是搗些什麼鬼，深怕我聽見。孫先生什麼都好，就是這個不好，常常喊我買香煙，買水菓，把我支開，從來就怕我知道這些。其實有什麼要緊，我什麼話都不會說的。孫先生年紀有這末大了，人樣子又長得好，他們喜歡她是正理，不知道爲什麼孫先生總還是不肯講這個事，她總是正正經經的。不過她總得嫁人的，總得要在這些人之中挑選一個。

黃 昏

丁 文

誰在拍門？哦，蓉姑娘，你來了。——什麼，你問我爲什麼這樣冷天，獨

自一個冷冷清清地坐在院子裏嗎？告訴你，我是坐在這裏等烏鴉的。你不知道，這院子上面的天空，每天照例有兩回烏鴉飛過，一回在清晨六點鐘左右從東南飛向西北，一回是在傍晚五點鐘左右再從西北飛向東南去的。每回飛過的烏鴉總有幾千幾萬，牠們的多少我們一輩子也數不清，只能從下面望見一大片連眼睛都要看花的那麼多黑翅膀，並且聽牠們隨飛隨用那種賽過破銅鑼似的喉嚨啞啞地叫，覺得很是有趣罷了。——你說，你不明白那些烏鴉究竟飛到那里去的嗎？那有誰能明白呢？不過，我們可以不用難想像在西北那方有一座大山，東南那方却是一片大樹林，那些烏鴉夜裏就是宿在那片大樹林中的。牠們每天早起一齊從樹林飛到西北的深山裏去覓食，等到黃昏日落時分，夕陽的紅光返照在山坡上面，所有那些烏鴉一羣一羣地飛回到東南的大樹林中聚集起來，你

想，那可不是很有趣的事嗎？……現在，時間差不多已過五點，日頭早就落下；天空沉沉地滿是濃雲，已經又到了烏鴉飛回來的時候了。

你爲什麼眼淚汪汪的呢？想必是又想起了你那死去不久的母親來了罷。看你的臉瘦成這樣子，你的眼睛又腫得桃子般了；上次你來我家，我不是勸過你不要只管嘔哭的嗎？說起你的母親，我總覺得她是一個慈愛的好母親，不過因她生前同你父親感情隔闕，而你那住在S埠的父親又四年來不曾給過你們一封信，你的母親當她悲哀到了極點的時候，用了稍帶嚴厲的口氣說過你們一兩句，覺得也是無怪其然的了。今天早晨我又接到你姊姊的信，說是母親把你們領到世界，又把你們半途拋棄了，很是哀痛；又說母親爲了養育你們受盡半生苦辛，到死不得父親一言安慰，更是可憐。讀了你姊姊的信，真要令我感到一

種澈骨的傷心的了。不過，母親是死去了，這是運命，沒有法子的。

黃

你爲什麼不做聲，並且用兩手蒙着你的臉呢？難道我的話使你悲痛，使你受苦了麼？那麼，請你不要記我所說的話，並且不要嘔哭，因爲瞧見你哭，我的心就碎了。……我有一個故事，若然你愛聽，這裏來，我告訴你。這是一個關係我的母親的死的故事，我從來不會告訴過人家，以前我也不想告訴你的，今天我要告訴你了。我的母親的死是悲慘的，死的時候正當一個下雪的晚上。她害的什麼病死的，當時我不知道，到後才聽人說是傷寒。母親死的那晚上的情景我不曾眼見，到了天明，我就被喚到母親的屍床旁邊去。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時母親是安安靜靜地躺着，她的面色是又慘淡，又枯槁，又消瘦；她的兩頰陷下去了，滿臉都是灰黑色的縐紋，她的兩眼微微開着，似乎正在對我看

昏

望，我實在不相信她是已經死去了呢。……母親死後幾天裏的情形，雖然不大記得清楚了；但是出殯的情形，至今還能清晰的記憶。出殯那天也是下着雪，天氣冷極了，一路上和尚念經，吹手奏樂，到後他們就把母親那個用黑漆漆得光亮的棺材深深地藏在郊外的墳墓裏去了。當母親的漆棺放進墳墓時候，我跪在墳穴前的土地上哭得昏厥了過去。實在的，母親的死，是我生平第一齣的悲劇，那時我的年紀剛七歲，比你現在才大過一歲呢。

母親葬後，記得那時家中隨便什麼事情都是亂七八糟，我的生活，便也自然而然地陷於一種落寞淒涼的境地內了。那時我的心中忽然起了一種思想，覺得母親實在還沒死去，放進漆棺埋在土中的那並不是母親，母親實在還是活着的。我既然存了這種思想，所以，當我白天走進屋後的花園裏去時，就覺母親

藏在園子裏的樹蔭裏；夜裏睡覺又覺母親終夜站在庭院的階前，這一來我的心是愈加不能安靜下去了，無論走着坐着，好像都有母親圍繞在我的前後左右。後來無法了，就將我的心事悄悄告訴給父親，父親聽後只是搖頭，並且深深地嘆氣，但他並不給我以滿意的解釋，而我的心事也仍得不到解決的希望。

不可思議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有一回，我隨父親走進屋後的花園裏去，那時正當一個暮春的黃昏，園中芍藥開放，天氣也很溫和。在那園子西邊不遠有一架很高的藤蘿，在藤蘿的綠葉陰沉的枝幹下繫着鞦韆的繩索。當母親在世時候，母親抱我坐在鞦韆的踏板上，父親立在一旁將繩索一來一往地推送，就在

這地方。這時我同父親走進園子，便隨意往各處遊行，到後走近籬藤蘿架不遠的地方，父親忽然出驚地叫道：「雪！看那不是你媽媽嗎？」我聽了不覺一

低，留神向前看去，果然看見母親端端正正地坐在鞦韆的踏板上，衣服仍然是平常在家的衣服，面容却顯露着很和氣的微笑，我忽然出驚地大喊了一聲，再看什麼也沒有了，父親已經隨着我的喊聲倒在地上。……

我覺得害怕，不是嗎？我在當時又何嘗不覺得害怕呢？父親從那天起，便害了兩個多月的病，我呢，不但不敢獨自走進花園一步，就是每逢人家提起「鞦韆」來，我也哭，直到現在，我還是怕見人家打鞦韆呢。——以後嗎？以後父親娶了繼母，不幾年父親也就死去了。父親死後，繼母想怎樣折磨就怎樣折磨我，我是終天咽着眼淚過日子的，但是，關於父親的死，那是另一個更灰色，更悲慘的故事，此刻不想對你說；我想對你說的，除了剛才說過的那個小小的故事外，再也沒有什麼了。但就是那個小小的故事，不是已經使你深深地

感動了的嗎？

黃

你說的是，母親已經死去，怎麼還能再看見她的嗎？母親雖然死去，但是母親的「愛」是不死的。母親的愛是人間最寶貴，最美麗，最偉大的東西，只要我們一天不把母親從心中忘記，母親的愛的精神是不死的。我會讀過一位比利時人做的一本戲，裏面有句話是：「死者生存在活人的記憶上」，可知在我們的記憶上，母親實在還是生存着的呢。當我記起了母親的面容，母親的聲音的時候，母親的影子便依稀地現在你的眼前不是嗎？並且，當你記起了母親的面容，母親的聲音的時候，母親的「愛」會在你的心中忽然地開了花，那麼，母親的肉體雖然死去，而你的生活却仍然是充滿着母親的愛的很是甜蜜的生活呢。

95

昏

我嚕哩嚕嚕地對你說了這大片話，想必是不很聽得懂的罷，但那不要緊，好好地記着，大了自然就會懂得的。——什麼，你從懷中取出來的是個什麼呢？……哦，是你母親的照片，我竟不知道在你懷中還藏着你的母親的照片呢。看這照片上的面容是這樣的瘦弱，想必是在病院中照下來的罷。但是雖然瘦弱，却是多麼慈愛的面容呵！……我的書桌抽屜裏也藏着我的母親的肖像，不過，那不是照的，是畫的，是父親生前的時候親手畫的。自從我的家鄉遭遇了災難以後，什麼東西都失去了，所不會失去的，惟有母親那張肖像，因為，我也是同你一樣，終天將母親的肖像帶在身邊，那是不會失去的了。

你瞧着我呢，你在那里想些什麼呢？——你怎麼說，你想看看我的母親的肖像嗎？好，我就取出來你看看罷。：看，是這樣的一張小小的畫像呢，因為

隔了十餘年的歲月，色彩漸漸消褪，面目也就模糊了，但是，父親曾說這是
非常地像我的母親的呢。讓我想想看，這張肖像是什麼時候畫的呢？哦，記起
來了，是正當一個鶯鶯燕語的春天，我同父親去母親墓前祭掃歸來後的晚上，
那時父親忽然地說想給母親畫一張肖像了，他便對着燈光想像着一筆一筆地描
畫下來，畫完後窗外細雨打着落花，窗內父親對着肖像歔歔地哭。……

現在，我們的母親都去世了，雖然死去，我却很是愛你的母親的，你也愛
我的母親嗎？——愛，很好，那麼，你就親一親我的母親的肖像，我也親一親
你的母親的肖像罷。……你看，你將淚水流到我的母親的肖像上了，這樣，我
的母親的面目更要辨認不清了。——我嗎……我也不哭了，不哭了，……夠了
……唉，我已經不哭了，那麼，你呢？……

好好地將你母親的照片放在懷中罷。母親死了，祝她在天國享福，讓我們好好地保藏着她們的肖像罷。現在，我的日子也許快要過完，而你的年紀還小得很，在你的年歲的途程上有什麼東西在等待着雖然不能知道，但是只要你能好好地讀書，好好地遊戲，你的前程是遠大的。而且，你有一個親愛的姊妹。已經比我好的多了，我的母親死的時候，我是並沒有一個小兄弟和小姊妹的，再說，你的姊姊又是一個很愛護你的人，她必能善意地看護你，使你將來成爲一個精明而且有學問的人的罷。你知道，你的父親對於你是不大關心的，那麼，什麼事全靠自己好好地安排就是了。

唉唉，想起來，我們真是經過了一場短短的夢境來的呢。自從今年夏天，你闖進我的生活，如同一個美麗的小天使。你還記得中夏的一夜，在我家院子

裏開的那個小小的音樂會的事嗎？那夜我彈琵琶，你姊姊吹笙，M女士奏四絃提琴，你什麼樂器都不會，只會唱曲。你還記得那夜琵琶的波音和着悠揚的笙韻，再加上優美的提琴，以及從你那圓潤的喉嚨裏唱出來的「霓裳曲」的歌句，就連鄰家那位有些耳沉的老太太也立在門外靜聽的事嗎？你還記得當你唱到「撒團圓翠雲堆一溜秋光」時候，因了你那抑揚頓挫的歌喉，竟使我們都停了樂器對你讚美的事嗎？你還記得後來你唱到「要鋪蓮慢踏比燕輕颺」時候，忽然忘記下文，紅着臉兒呆呆地坐着，彷彿就要哭出的樣子，我同M女士眼望着你笑，却不救你，到後還是姊姊疼你，怕你因此受了委屈，即忙停止吹笙，替你接着唱下去，而你這才微微地笑了的事嗎？……你還記得我們深夜在院中用長竹竿子捉蝙蝠的事嗎？……你還記得你在蓮花燈的燈光下熟睡去了的

事嗎？……你還記得有一回我讀「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你聽，讀完問你最愛那故事中的什麼東西，你偏說最愛那個毛毛蟲，因此被M女士給你起了一個「毛毛蟲」的諱名事嗎？……你記得嗎？——你什麼都記得，好，那就希望你永遠記得罷。最令我悲哀的，便是在我們的生活中的夏季，曾經過了幾天比較快樂的日子，此刻秋季來了，冬季也快來了，不但我們的住處已經分離，就連你的母親也已拋你而去，這樣，我們的運命也正如同天時的變化一般，又要向一個冷酷而且黑暗的長途進發了！……

你姊姊怎麼說呢？問的是L先生好些了嗎？回去謝你姊姊的掛念罷。L先生的病又很重，這幾天簡直連頭都抬不起來了。L先生病況既是那樣不好，而貧窮又加我以無限的不幸，到如今，我是仍然不能不靠着朋友的血汗來養活着

自己的呢。卽在我日常的生活，我是又要招呼病人，又要看護小孩，又要親手洗衣煮飯，一家事情都要我一個人去管理的。好在，隨便怎樣我都不打緊，我的以往的生涯，既然是飽經了淒風與苦雨，那麼，未來那怕是冰天雪地，我也一定耐得寒冷對牠一直衝上去的罷。況且，凡人都應當勞動，都應當流着汗珠去工作的，在這勞動和工作中便含着他的幸福，他的愉快不是嗎？……我所感覺到不幸的，單是生活的寂寞罷了，是的，這生活真是寂寞得很，寂寞得好像沙漠地裏的一隻駱駝。小朋友，你能常常來到這裏，替我破除一下我的生活的寂寞不能呢？……什麼，我沒哭，我那里會哭，看，我這不是在笑着的嗎？

你要回去了？忙什麼的，回去又要和你姊姊兩個抱頭痛哭你那死去不久的母親了罷。……況且，晚飯時候到了，隨便吃一點好了。你還記得嗎？上次你

來，我在爐上烤了一個很大很香的蘋果你吃，現在，沒有蘋果了，你想吃些什麼東西呢？——什麼都不吃，好，那就坐下玩一會再走好了。你知道，咱們住處相隔很遠，我不能去，你又不常來，咱們是難得見面的呢。……哦，看你的頭髮都亂蓬蓬地披散到肩上了，等我替你結上去罷。……好，這樣結上去是好了。怎麼，你的前額如像火一般的熱，你不覺得身上不舒服嗎？

你聽大佛寺的晚鐘聲音遠遠地透過來了，外面天空上有啞啞的聲音，想必是我所說的那些烏鴉飛回來了罷。……看！多多少少的烏鴉呵！牠們是要飛好一會兒的工夫才飛完呢。……看！有那麼多黑的翅膀，簡直連你的眼睛都要看花了罷。那拖長的啞啞的聲音，不是很帶一種哀瑟瑟的音律的嗎？……你也聽見人家說過烏鴉是一種「反哺的鳥」不會呢？我從前在家鄉，就知道這東西是

黃

極其孝親的，當老烏鴉年老不能飛出窠外的時候，小烏鴉是成天出外覓食去餵牠的。不過，冬天馬上就要來了，那時節野外颳着澈骨的北風，深山都被大雪蓋起，小烏鴉覓食越發困難，老烏鴉不免要在窠裏挨餓的了。

烏鴉統統飛向東南的樹林去了，那麼，咱們作些什麼玩一玩才好呢？——琵琶？你要聽琵琶了嗎？可是，你最愛聽的是些什麼曲子呢？……看了烏鴉，使我想到從前學的那曲「烏夜啼」來了，那是表現一個小烏鴉在夜裏哭牠死去的母親的，音節很是悲慘呢，你不怕聽嗎？——不怕聽，很好，那就彈個「烏夜啼」……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一)

名家創作選	名家散文選	英文學習法	兒童戲劇集	超人	鄉間的悲劇	阿Q正傳	野草	野地上的樂園	西施與昭君	荒地	文飯小品	素十筆	愛眉小札	
一〇〇一	一〇〇二	一〇〇三	一〇〇四	一〇〇五	一〇〇六	一〇〇七	一〇〇八	一〇〇九	一〇一〇	一〇一一	一〇一二	一〇一三	一〇一四	
魯迅郁達夫等	茅盾豐子愷等	林語堂詹文滸等	本局編輯部	謝冰心著	塞先艾著	魯迅著	魯迅著	廬隱女士著	顧一樵等著	方西著	周作人著	陸晶清著	徐志摩遺著	
創作集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子愷隨筆	聖陶隨筆	冬兒姑娘	戀史	平屋隨筆	蛤藻集		
一〇一五	一〇一六	一〇一七	一〇一八	一〇一九	一〇二〇	一〇二一	一〇二二	一〇二三	一〇二四	一〇二五	一〇二六	一〇二七	一〇二八	
張資平等著	高斯華綏等	愛倫坡等	莫泊桑等	克萊斯格等	吉百齡等	劉易士等	法朗士等	霍普特曼等	豐子愷著	葉紹鈞著	謝冰心著	廬隱著	夏丐尊著	老舍著

春	風	一〇三〇	張天翼著
衍	得	一〇三一	魯迅著
吶	喊	一〇三二	魯迅著
幽	默	一〇三三	林語堂著
朱	湘	一〇三四	朱湘著
新	時	一〇三五	老舍著
長	明	一〇三六	魯迅著
花	邊	一〇三七	魯迅著
茅	盾	一〇三八	茅盾著
自	己	一〇三九	周作人著
平	屋	一〇四〇	夏丏尊著
現	代	一〇四一	謝冰心等著
現	代	一〇四二	蘇綠漪等著
蜜	味	一〇四三	張天翼著
正	在	一〇四四	曹禺著
驢	子	一〇四五	魯彥著
塔	的	一〇四六	巴金著

遲	幕	一〇四七	郁達夫等著
犢	情	一〇四八	歐陽山等著
顯	英	一〇四九	諸名家著
惠	澤	一〇五〇	魯彥著
茅	盾	一〇五一	茅盾著
女	兒	一〇五二	落華生著
文	藥	一〇五三	林徽因等著
地	藥	一〇五四	寒穀等著
慘	心	一〇五五	許傑等著
冰	心	一〇五六	冰心女士著
不	算	一〇五七	丁玲等著
橋	上	一〇五八	魯彥著
嚴	肅	一〇五九	張天翼等著
梅	嶺	一〇六〇	張資平等著
平	常	一〇六一	葉紹鈞著
春	光	一〇六二	葉紹鈞等著
初	戀	一〇六三	巴金等著

無名作家日記	富美子的腳	河童	雪的夜話	美少年	冰結的跳舞場	惡魔	其傻子的一生	男清姬	鐵窗之花	雪地	猴子	出獄	五元	殘冬	雪的夕	海的圖畫
一〇八〇	一〇七九	一〇七八	一〇七七	一〇七六	一〇七五	一〇七四	一〇七三	一〇七二	一〇七一	一〇七〇	一〇六九	一〇六八	一〇六七	一〇六六	一〇六五	一〇六四
菊池寬等著	谷崎潤一郎著	芥川龍之介著	里見淳等著	有島生馬等著	中河與一等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芥川龍之介著	近松秋江等著	林房雄等著	何穀天等著	臧克家等著	何家槐著	王統照等著	茅盾等著	張資平等著	羅黑芷著
小	隨	詩	現代詩家	名家譯作	胡適論文選集	胡適論文選集	五月之夜	石榴石的手	淑女	保羅的罪狀	迷途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小天使	克蘭比爾	羊脂球	歸來
一〇九七	一〇九六	一〇九五	一〇九四	一〇九三	一〇九二	一〇九一	一〇九〇	一〇八九	一〇八八	一〇八七	一〇八六	一〇八五	一〇八四	一〇八三	一〇八二	一〇八一
許傑等著	魯彥著	朱湘著	朱湘著	魯迅等譯	胡適著	胡適著	哥果爾著	庫卜林著	杜斯妥亦夫斯基著	卞脫等著	托爾斯泰著	薩伐格著	安特列夫等著	法朗士著	莫泊桑著	莫泊桑著

